

在散文日益歐化的趨勢下

讀「雅舍小品」續集

梁實秋著·正中書局印行

(下) ● 歸人

寫到這兒，我不免連想起時下的散文來。絕大多數的散文，都「雅」得不食人間煙火。歐化的字句，當然免不了啦！不歐化何以顯示出其與洋文的關係？美麗詞藻自然要盡量堆砌，不這般還算什麼「抒情

「作品？但對於讀者來說，上焉者，不過是一具漂亮的模特兒。沒人看見過模特兒跟人發生共鳴之感。下焉者正如倚門賣笑的風塵女子，在昏暗燈火下，塗滿廉價的脂粉；仔細觀察，實若荒郊殭屍焉。若不望而卻步者，幾希！」

比如說「賞雪」吧！在常見的散文裏，必然少不了「玉宇」、「陶醉」或「凝望許久」之類。梁先生則不然。他說：「賞雪，須先肚中不餓。否則雪虐風饕之際，饑寒交迫，就許一口氣上不來，焉有閒情逸致去細叙『一片一片又一片，……飛入梅花都不見』」。這是「雅」的真正本色。因為是眞話，故連我這俗人，也聽得進去，也頗首肯。常人爲文，猶如一面高談「愛情至上」、一面又要看你的銀行存款。皮笑肉不笑，就令人敬而遠之，掩卷而嘆了。

就是談商店禮貌，梁先生亦「雅」得近情，不似一般但知責怪店員然。近情便是同情，便是基於愛人之心。不過，這種愛不是偏私的愛而已。他說：「舊的東西大抵可愛，惟舊病不可復發。諸如夜郎自大的脾氣，奴隸制度的殘餘，懶惰自私的惡習，蠅營狗苟的醜態，畸形病態的審美觀念，以及罄竹難書的諸般病症，皆以早去爲宜。」讀者別以爲這話是官樣文章，事實上梁先生是言之痛心的；與我們有切身的關係。一向出言溫和的秋翁，很少正面提出他的不滿來。現在是到了無法包容的時候，才不得不一齊迸發。他要我們知道謙遜，挺起腰板，勤機公正，心胸磊落。跟其他各文所主張的，殊途同歸。而其終極，均在人格之高尙正大。「難以處理的豈只是門前的垃圾，社會上各階層的垃圾滔滔皆是，又得如何處理？」「人身狗首，雖然不及人面獅身那樣的雄奇，也算另一種上帝傑作。我們不可懷有種族偏見。何況在我們人羣中，獐頭鼠目而昂首上驤者也比皆是。」不過，其中「畸形病態的審美觀念」一項，大約是梁先生記錯了，這種病我看是近代的新病，非舊症也。

但梁先生之特意提出，自有深意在焉。要知道凡是畸形、病態，便有其「不可告人」處，便有其「居心叵測」在。而梁先生重點在美，尤非閑筆。蓋近代女人之愛美，其勢有若核子戰爭之可怖。自化粧品而整容，慘絕人寰，不一而足。尤可怪異者，男性亦急起直追，不甘落後。其爲人妖，可以科學方法證驗。爲禍之烈，不可輕視！

拉雜及此，我們似乎該再回顧一下梁先生的散文技巧。因為，美好的作品，均有意在言外之妙。你若完全說盡，就有點殺風景了。

在本文開始，我們曾指出，「雅舍小品續集」是純粹的中國的散文。第一是沒有半句歐化。（這當令那些愛慕歐化之輩，大吃一驚！）第二是內容雖亦偶而（注意，僅是偶而！）涉及異國史實，而大部份還是引用國貨。第三是現代化的。除了「讀畫」等少數作品外，全是現實生活的掠影，抒情中有議論，議論中亦雜以抒情。而重要的是，內容質樸，文詞歷練。在滿目「假洋鬼子式」的散文潮流中，這當然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。你讀梁先生的作品，至少隨時隨地知道是讀中國人的作品。雖然說文學無國界，但文學卻並不是沒有個性。沒有個性的人是行屍走肉。沒有個性的作

品只是一具模特兒的影子，偏見的人則可，真正有頭腦的人則不可。所謂純粹的中國散文，其最顯著的特徵，我們在「樹」文內已略知一二。此外，我們不妨再引一些來看：

「畫給人的一種心靈上的享受，不可言說，說便不着。」（讀畫）

「阿里的榆木心所製杖，疙瘩嚙嚙的樣子並不難看。……」（手杖）

「到瑞蚨祥買綢緞，一進門就可以如入無人之境，沉……見樓梯就上，上面自有人點頭哈腰……」（商店禮貌）

「女孩子們後腦杓子一把清湯掛麵是不大好看，不過一定要變成一個烏窩，或是梳成一個大柳環，我也看不出其美在哪裏。」（頭髮）

「例如登好漢坡，坐在滑竿上可能微有惻隱之感，腹內的東西決不至當了出來。……」（滑竿）

「上下台階的時候常有人在你肘腋處狠狠的攙扶一把，這是提醒你，你已到了杖鄉杖國的高齡，怕你一趺跌下去，摔成好幾截。黃口小兒一棍的功夫就窩高好多，在你面前跌跌跔跔的跑來跑去，喊着阿公阿婆，這顯然是催你老。」（老年）

這幾段只是隨意挑出來的。但你可以考察考察，多麼有「中國」味，又多麼傳神。比之非歐化不可的作品，除了先天有自卑感之流，誰亦體味出梁先生的寫情，運用語文到家。如果說我們的機械廠必需外國資助，始可設立，我們沒有話說；但如果說我們的文學著作，離了洋

人也寫不出來好的，怕不一定。梁先生西方文學知識之高，衆所週知。然而就「雅舍小品」而言，它爲純粹的「國貨」，卻是事實。猶記得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之時，也遭遇無數古文派的反對。據說，有某私立大學邀請胡先生出任校長，守舊派認爲胡先生若用白話覆電，必答以「我的才能不够，沒辦法擔任」這種冗長句子；或者必須借助於文言「才疏學淺，不堪勝任。」事實上，胡先生的覆電僅三個字：「幹不了！」既省事，又乾脆，又恰合分際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相信，即令歐化得斐然可觀，亦只是個生在國外的「華僑」而已。譬如烹飪，你若以中國作料，而使用西餐技巧，則其古怪，吃來彆扭，大約是意料中事。而且，其生吞活剝，不合藝術標準，大約亦是必然的。我們的語文特質，原有其特殊精巧；我們的用詞

，亦有其文化歷史。「哈着腰」比「鞠躬」傳神，「嘗出來」比「吐出來」更活潑有致。在此等處我們發現梁先生臨文之審慎。

梁先生爲文之另一巧思，乃爲「取譬」之生動入化；比如他寫老年人的牙齒「有如一把爛牌，不是一三五，就是二四六，中間儘是嵌張！」（牙籤）說考慮請客名單，「主客當然早已內定，陪客的甄選太費酌量。眼睛生在眉毛上邊的宦場中人，吃不飽餓不死的教書匠，一身銅臭的大腹賈，小頭鏡面的浮華少年……若是聚在一個桌上吃飯，便有些像鷄兔同籠，非常勉強。」（請客）

梁先生的散文更愛用「反襯法」。也就是說，他慣以極正大的詞句。反寫最令人生厭的事實。而其效果，則常出乎意表。例如下面這一段寫到垃圾：

「這（垃圾）箱子有門有蓋，設想週到，可是不久就會門蓋全飛，裏面的寶藏全部公開展覽。不設垃圾箱的左右高隣大抵也都不分彼此，惠然肯來，把一個垃圾箱接弄得腦滿腸肥。……」

其中「寶藏」顯然不是真正的寶貨；「公開展覽」當然是不應公開出來；「高隣」自然不會「高」到什麼地方去；而「惠然肯來」其實是最好的不來。至於腦滿腸肥，則爲擬人化的了。短短百餘字，梁先生運用的是習見的詞彙，卻表現了尖銳的力量。每一句都有梁先生的「批評」在內；都是有所爲而寫的。不若一般散文家，爲新奇而新奇；至

於何所爲，則本人亦莫知所云。十一則「不亦快哉」，更是「反襯法」的總代表。梁先生處處在讚揚，卻正是處處在嘲笑與申斥。

全書抒情氣氛較濃的自然是「窗外」、「樹」、「北平年景」及「正月十二」四篇。「窗」、「樹」兩文我最欣賞，也最感動。梁先生寫的似乎很淺淡。但懷鄉憂國之情，令人無限悽惻。鄉村中「每一班車都是疏疏落落的三五個客人，淒淒清清慘慘」，暗示了異鄉的寂寞。後二篇歸是梁先生的心情最爲沉重之作。他追憶幼年時代的北平年景。不幸的是在家家戶戶歡樂之際，袁世凱導演出一幕令人無限憤慨的戲劇。過於含蓄的梁先生，仍然不輕易充分的透露出他的激情。這是令我們唯一感到遺憾的事情。何以故呢？因爲那樣遙遠的童年往事，那樣劇烈的大變動，似乎不該是

那麼淡泊與平靜的筆觸。這也許是梁先生在「雅舍小品」之後而有「秋室雜文」，再有「雅舍小品」續集，始終不肯冠以「散文」的原因之一吧？不過，我們卻相信，「小品」也好、「雜文」也好，但已爲我們日益歐化，又患上思想貧血，感觸浮泛的當前散文，發生若干激勵的作用了！

「遠東」與「遠景」

本社代購書業務只以書評書目雜誌每期刊登之代購書目爲限。

同業批購書評書目雜誌，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東書報社（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，電話三六四八七二）洽詢。

同業批購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，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景出版社（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，臺北郵局三六一〇五號信箱，電話：七六三八五四）洽詢。